



請原諒我隱去了他的名字

毋須隱諱，我們國人中的一群，六十年前做過為侵略者「效馳驅」之事。但歷史細節的奇詭，仍令後人無法想像。日後當我走過上海外灘那座著名的尖頂大廈，一個古怪的名詞將會從地底浮升：神鷲歌演奏會。

「神鷲」者，二戰末期日本的自殺式飛機。

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下午五時，上海外灘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賓客熙攘。鎂光燈前，那位「佞傳媒」《申報》總編輯陳彬龢出現了。他宣布，「去年冬天，敵美在太平洋蠢動以來，盟邦陸軍航空部隊，以一人一機一艦主義，組織神風特別攻擊隊」，鑒於此種神風精神，有宣傳廣大之必要，有在後方各種工作上推動之必要，去年十二月特公開徵求「神鷲讚美歌詞」，應徵者非常踴躍……當天舉行的，正是應徵歌曲的音樂會。

陳彬龢說，遠在六百七十年前，元兵由蒙古襲擊日本，忽起狂風，將元朝兵船吹倒海中，元兵十萬之眾，生還僅三人，當時日本名之為「神風」。「神風特別攻擊隊」的名稱由此而來。

對這種自殺式攻擊，日本艦隊報道部部長松島在致辭時讚譽：「從天際出以降魔之利劍，使敵寒心，獲致必中必殺之效果……」他甚至把「日軍勇士以身殉國之忠烈精神」，比作「孔子所謂殺身成仁的愛國精神」！

致辭畢，演唱開始。報章稱，「歌聲雄偉，聽者動容」。第一首歌由日本著名作曲家服部良一指揮。指揮第二首的，是《神鷲歌》的譜曲者，一位著名的中國音樂家。

請原諒我隱去了他的名字。我沒有勇氣秉筆直書。我，我的友人，我們的父母，太多的人熟悉和喜愛他譜寫的流行歌曲。那是一個時代的標誌性音色，曾是苦難中的一絲安慰，寒夜裏的些許暖意。在文革時它們曾作為「靡靡之音」遭到封禁，卻似禁果，更刺激起我輩少年人的神往。特別是，我還知道他飢餓年代死於深山「勞改農場」的悲慘故事。

在整理這一則舊聞時，我找到這位音樂家的紀念網站，一首復一首，聽那些耳熟能詳的老歌。六十年了。今天，你就是想躲，都躲不開那些無所不在的妙曼旋律。淚水模糊了網頁上的一切。我不知道該如何直面歷史的真實，直面真實的殘酷。我試圖尋找一切可能的解釋：當年他是被逼迫的，甚至是恐怖的逼迫。他不能不屈從，去違心地寫《神鷲歌》，否則就有殺身之禍。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神鷲歌演奏會」的那一幕：他走上台，揚手，樂起---神風神風兮我武維揚百戰百勝兮太平洋美虜束手兮戰力強威加天南兮黃人之光神鷲振翼兮每發必中摧枯拉朽兮戰血紅協力同心兮海陸空健兒身手兮個個英雄

有人會說這是藝術被強暴的故事。但能寬恕一切嗎？演奏會上，日本官員松島說「神風精神」是中日兩國的民族性。此言大謬。我們沒有這樣的「民族性」。這塊土地，並不盛產「神鷲」，並不盛產忠烈的「義士」(雖不是沒有)。但盛產對他人慘劇的看客，還有麻木和懦弱。